續高僧傳/卷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十

續高僧傳
卷第十一

卷第十二

續高僧傳卷第十一

義解篇七　〈正紀十二　附見五〉

隋渤海沙門釋志念傳一

釋志念，俗緣陳氏，冀州信都人。其先潁川，寔蕃之後胤也，因官而居河朔焉。念冰清表志，岳峙登神，俊朗絕倫，觀方在慮。爰至受具，問道鄴都。有道長法師精通《智論》，為學者之宗，乃荷箱從聽。經于數載，便與當席擅名，所謂誕禮、休、繼等，一期俊列，連衡齊德。意謂解非滿抱，終于蓋棺，乃遊諸講肆，備探沖奧，務盡幽賾。又詣道寵法師學《十地論》，聽始知終，聞同先覽，於即道王河北，流聞西秦。有高昌國慧嵩法師，統解小乘，世號「毗曇孔子」，學匡天下，眾侶塵隨。沙門道猷、智洪、晃覺、散魏等，並稱席中杞梓，慧苑琳琅。念顧眄從之，成名猷上，皆博通玄極，堪為物依。乃旋踵本鄉，將弘法澤。時刺史任城王彥，帝之介弟，情附虛宗，既屬念還，為張法會，與僧瓊法師對揚道化。盛啓本情，雙演二論，前開《智度》，後發《雜心》，岠對勍鋒，無非喪律。時州都沙門法繼者，兩河俊士，燕魏高僧，居坐謂念曰：「觀弟功行慧悟，超邁若斯，必大教由興，名垂不朽也。」於即頻弘二論，一十餘年，學觀霞開，談林霧結。齊運移曆，周毀釋經，遂乃逃迸海隅，同塵素服，重尋小論，亟動天機，

疑慮廓銷，竫聆明運。

值隋國創興，佛日還復，勑訪之始，即預出家，而包蘊《迦延》，未遑敷述。至開皇四年，謂弟沙門志湛曰：「吾窮冠小乘，自揣與羅漢齊鑣也。但時未至，故且斂翮耳。」湛夙飡法味，欣其告及，以事達明彥法師。彥《成實》元緒，素重念名，與門人洪該等三百餘人躬事邀延，闡開《心論》，遂騁垂天之翼，弘蓋世之功，俯仰應機，披圖廣論。名味之聚，緣重之識，卷舒夐古之下，立廢終窮之前。大義千有餘條，並為軌導。至如《迦延》本經傳謬來久，《業揵度》中，脫落四帋，諸師講解，曾無異尋。念推測上下，懸續其文，理會詞聯，皆符前作；初未之悟也，後江左傳本，取勘遺蹤，校念所作，片無增減，時為不測之人焉。撰《迦延》、《雜心論》疏及廣鈔各九卷，盛行於世。受學者數百人，如汲郡洪該、趙郡法懿、漳濱懷正、襄國道深、魏郡慧休、河間圓粲、浚儀善住、汝南慧凝、高城道照、洛壽明儒、海岱圓常、上谷慧藏，並蘭菊齊芳，踵武傳業，關河濟洽，二十餘年。

隋漢王諒作鎮晉陽，班條衛、冀，搜選名德，預有弘宣。念與門學四百餘人奉禮西并，將承王供。諒乃於宮城之內更築子城，安置靈塔，別造精舍，名為內城寺，引念居之，今之開義寺是也，勞問殷至，特加尤禮。又令上開府諮議參軍王頍宣教云：「寡人備是帝子民父，蒞政此蕃，召請法師等遠來降趾。道不虛運，必藉人弘。正欲闡揚佛教，使慧日清朗，兆庶蒙賴法之力也。宜銓舉業長者，可於大興國寺宣揚正法。」當即大眾還推念焉。既預經綸，即弘敷訓，先舉大論，末演小乘，辯注若飛流，聲暢如天鼓，三乘並騖，四部填堙。其知名者則慧達、法景、法楞、十力、圓經、法達、智起、僧鸞、僧藏、靜觀、寶超、神素、道傑等五百餘人，並九土揚名，五乘馳德，精窮內外，御化一方，銷鄙愜於筵中，斷封疑於理際。

仁壽二年，獻后背世，有詔追王入輔。王乃集僧曰：「今須法師一人神解高第者，可共寡人入朝，擬抗論京華，傳風道俗。」眾皆相顧，未之有對。王曰：「如今所觀，念法師堪臨此選。」遂與同行。既達京師，禪林創講，王自為檀越，經營法祀。念登座震吼，四答冰消，清論徐轉，群疑潛遣。由是門人慕義，千計盈堂，遂使義窟經笥，九衢同軌，百有餘日，盛啓未聞。王又與念同還并部，晉陽學眾竫想來儀。王又出教，令於寶基寺開授，方面千里，法座輟音，執卷承旨，相趍階位。

會隋高晏駕，中外相疑，漢王列境舉兵，鯨鯢海陸。念乘□還里，與沙門明空等講宣二論，紹業滄溟，望風揔集。大業之始，載蕩妖氛，招引義學，充諸慧日，屢詔往徵，頻辭不赴。以大業四年卒於滄土，時年七十有四。渤海太守金紫光祿大夫歷陽公宋元亮，及諸緇素，若喪厥親，為之建塔。益州福成寺道基法師，慧解通徵，祖習有所，乃為之

行狀，援引今古，文質存焉。

隋西京日嚴道場釋智矩傳二〈(慧感　慧賾)〉

釋智矩，姓吳氏，吳郡人。性矜莊，善機會，美容貌，雅為眾表。又善草隸，偏愛文章，每值名賓，輒屬興綴彩，鋪詞橫錦，勇思霏霜。而儀軌憲司，未沿流俗。初聽興皇朗公講，討窮深致，學冠時雄。而神氣高標，在物峰出，威儀詳序，容止端隆，雖寢處虛閑，立操無改。有人私覘兩月，徒行空野，攝衣無見抄反。欣其謹慎，故重敘之。講四論、《大品》，洞開幽府，鏡識宗歸。披釋金陵，望風頓怯，吐納機辯，適對當時。弘匠浙東，砥礪前學，致使禹穴西騖，成器極繁。末於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，常聽百人。蔣州刺史武山公郭演，隋之良宰，創莅南蕃，奉敬諮謁，降情歸禁。

隋煬往鎮揚越，採拔英靈，矩既譽洽東甌，名流西楚，徵居慧日，處以異倫。而執志出群，言成世則，欲使道張帝里，學潤秦川。開皇十九年更移關壤，勅住京都之日嚴寺，供由晉國，教問隆繁，置以華房，朋以明德，一期俊傑，並是四海搜揚。矩特立清秀，不偶群侶，覃思幽尋，無微不討。外辭以疾，內寔旁通，業競六時，研精九部。纔有昏昧，覽興賦詩，時暫閑餘，便觀流略。製《中論疏》，止解偈文，青目所銷，鄙而輕削。每講談敘，清擢宗致，雅涉曇影之風；義窟文鋒，頗懷洪偃之量。時有同師沙門吉藏者，學本興皇，威名相架，文藻橫逸，矩實過之，所以每講序王，皆製新序，詞各不同。京華德望飡附味道者殷矣，而性罕外狎，課力逞詞，自非眾集，未曾瞻覿。以大業二年正月卒于寺房，春秋七十有二，葬京郊之南。

門人慧感、慧賾，親承嘉誨，詢處有歸，後於江之左右，所在通化。各領門侶，眾出百人，傳嗣宗勣，不爽遺緒。

隋西京靜法道場釋慧海傳三

釋慧海，姓張氏，河東虞鄉人。久積聞熏，早成慧力，年在童齠，德類老成。所以涉獵儒門，歷覽玄肆，雖未窮其章句，略以得其指歸。乃曰：「可以栖心養志者，其惟佛法乎！」年至十四，遂落髮染衣，為沙門大昭玄統曇延法師弟子也。流心宗匠，觀化群師，十八便講《涅槃》，至於五行十德二淨三點，文旨洞曉，詞彩豐贍。既受具戒，轉厭囂煩，屏迹山林，專崇禪業，居于弘農之伏讀山。會周武肆勃，仁祠廢毀，乃竄身避難，奔齊入陳，戒品無虧，法衣不捨。又採聽《攝論》，研窮至趣。大隋御宇，方踐京邑。帝姊城安長公主有知人之鑒，欽其德望，為立伽藍，遂受以居之，今之靜法寺是也。課業四部，三學兼弘，門徒濟濟，于今傳美。末愛重定行，不好講說，緘默自修，

唯道是務。而無恃聲望，不言加飾，直心道場，於斯人矣。

仁壽已前，文帝頻頒璽書，分佈舍利，每感異祥，恒有延譽之美。故《感應傳》云：初，海造塔于定州恒岳寺。塔基之左有瀅，名曰龍淵，其水不流，深湛懸岸。及將安置，即揚濤沸湧，激注通于川陸。父老傳云：此水流竭不定，但有善事相投，必即泄流奔注。其徵感如此類也。後又送舍利于熊州十善寺，有人攣躄及痼疾者積數十年，聞舍利初到，輿來禮懺，心既殷至，忽便差損，輕健而歸。久值亢旱，飛塵天塞，又感甘澤，地如油塗，日朗空清，來蘇數萬。

大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本寺，春秋五十有七。初病極，命諸徒曰：「吾聞上棟下宇，生民之齷齪；外槨內棺，世界之縈羈。既累形骸於桎梏，亦礙生世於大患。豈揖禮義於囂塵，卜宅葬於煩飾者也？宜宗林葬，用嗣先塵，貽諸有類矣。」弟子欽崇德範，收骨而建塔于終南之峰，即至相之前嶺也，刻石立銘，樹于塔所。自海之立寺，情務護持，勤攝僧倫，延迎賓客，凶年拯及，振名京邑云爾。

隋西京日嚴道場釋辯義傳四

釋辯義，姓馬氏，貝州清河人也。少出家，沉靜寡世事，志懷恢厚，善與人交，久而篤敬，言無勃怒，滔然遠量。初歸猷論師學《雜心》，貫通文義。年始登冠，便就講說，據法傳導，疑難縱橫，隨問分析，曾無遺緒。有沙門曇散者解超遂古，名重當時，聞義開論，即來齮擬，往返十番，更無後嗣。義曰：「理勢未窮，何不盡論？」散曰：「余之難人，問不過十。卿今答勢不盡，知復何陳？」當即驚譽兩河，甫為稱首。屬齊曆云季，周喪道津，乃南達建業，傳弘小論，屢移聲價，更隆中土。

隋煬搜選名德，令住日嚴，以義學功顯著，遂之關輔，諮義決疑，日不虛席。京師俊德曇恭，道撫及曉、淨等，皆執文諮議，窮其深隱，並未盡其懷也。後以世會明時，寺多高達，一處五講，常係法輪。義皆周歷觀詳，折中弘理，而晦景銷聲，不咎前失，必應機墜緒者，並從容辭讓，無何而退，不欲顯黜於前。故英雄敬其卑牧，傳芳又甚於昔。仁壽二年，隋漢王諒遠迎志念法師來萃京室。王欲衒其智術也，乃於禪林寺創建法集，致使三輔高哲咸廢講而同師焉。義廁其筵肆，聆其雅致，乃以情之所滯封而問之，前後三日，皆杜詞莫對。念處坐命曰：「向所問者，乃同疑焉。」請在下座，返詢其志。義潛隱容德，世罕共宗，及見慧發不期，合京竦神傳聽。其為顯晦，皆此類也。

煬帝昔位春宮，獻后崩背，召日嚴大德四十餘人，皆四海宗師，一時翹楚，及義對揚玄理，允塞天心。沙門道岳命宗《俱舍》，既無師受，投解莫從，凡有疑議，皆賾而取決。岳每歎曰：「余之廣揚對法，非義孰振其綱哉？」故洽聞之美，見稱英達。時有沙門智矩、吉藏、慧乘等三十餘人，並煬帝所欽，日嚴同止，請義開演《雜心》。顧惟

不競，即就元席，既對前達，不事附文，提舉綱紐，標會幽體，談述玄極，不覺時延。其為時賢所重如此。以大業二年遘疾卒于住寺，春秋六十有六，葬京郊之南。東宮舍人鄭頠為之碑頌。

初，義仁壽二年奉勅送舍利於本州寶融寺，既達州治，忽放光明。寺僧智耀先有舍利九分，將入道場，數之加得十二分。又放光明，隨人緣念，色相不同，青紅紫白，同時異見。或佛像、僧形，重沓而出，前後放光，日流數度。將入塔夕，復於基上氣發黃紫，去地四尺。填平後夜，又放大光，上屬星漢，下遍城邑。合境頂戴，欣其嘉瑞。四年春末，又奉勅於廬州獨山樑靜寺起塔。初與官人案行置地，行至此山，忽有大鹿從山走下，來迎於義，騰踊往還，都無所畏。處既高敞，而恨水少，僧眾汲難。本有一泉，乃是僧粲禪師燒香求水，因即奔注，至粲亡後，泉涸積年。及將擬置，一夜之間枯泉還涌，道俗欣慶。乃至打剎起基，數放大光，如火如電，旋遶道場，遍照城郭。官民同見，共嗟希有。

隋西京日嚴道場釋明舜傳五〈(慧相)〉

釋明舜，姓張，青州人。少在佛宗，學周經籍，偏以《智論》著名，次第誦文六十餘卷。明統大旨，馳譽海濱，解惠連環，世稱雄傑。值法滅南投，屆于建業，栖止無定，周流講席。後過江北，住安樂寺，時弘論府，肆意經王，大小諸乘，並因准的，盛為時俊所採。時沙門慧乘辯抗淮陽，義歸有敘，從舜指摘《大論》，定其宗領，遂爾弘導，累稔栖意。未終夕經入夢，具見冥官徵責福業，舜答：「講《智度論》，并誦本文六十餘卷。」冥官云：「講解浮虛，誦文是實。餘齡未盡，且放令還。」既寤，便止談論，專私自業。末為晉王召入京輦，住日嚴寺。傳燈事絕，終窶其心，時敘玄義，頓傾品藻。

仁壽四年，下勅造塔，令送舍利于蘄州福田寺。寺是州北三里鼓吹山上，每天雨晦冥，便增鼓角之響，因以名焉。竹林蒙密，層巘重疊，唯有一路，纔可通車。寺處深林，極為閑坦，是南齊高帝所立也。三院相接，最頂別院名曰禪居，趙州沙門法進之所立也。下瞻雲霧，至於平旦、日晚，望見橫雲之上乃有仙寺，每日如此，實為希有之勝地也。舜案行山勢，唯此為佳，乃於次院之內安置靈塔。掘基三尺，得一小虵，可長尺餘，五色備飾。乃祝曰：「若為善相，可止香奩。」依言即入，遣去復來，經停三日，便失所在。又深一丈，獲方石一段，縱廣徑丈，五采如錦，楞側爰然，如人所造。即以石函置上，而架塔焉。以大業二年卒于京寺，春秋六十矣。

門人慧相者，慧聲有據，崇嗣厥業，扇美江都。

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智梵傳六

釋智梵，姓封氏，渤海條人。後因祖父剖符，遂居涿郡之良鄉焉。岐嶷彰美，早悟歸信。年十二屆河間郡，值靈簡禪師，求而剃落，遂遊學鄴都，師承《大論》、《十地》等文，並嘗味弘旨，溫習真性。俊響遐逸，同侶歸宗，二十有三，躬當師導。後策錫崤、函，通化京壤，綿歷二紀，利益弘多，結眾法筵，星羅帝里。開皇十六年，天水、扶風二方勝壤聞梵道務，競申奏請，有勅許焉。梵任吹虛舟，憩翼天水，大行道化，信靡如風。仁壽末年重還魏闕，法輪重轉，學侶雲隨，開表剖文，皆傳義旨。其年季春，奉勅置塔於郢州寶香寺，仍於塔東流水獲毛龜八枚，寺內基東池內又獲八枚，皆大小相似，與世無異，但毛色青綠，可長三寸，背上橫行，五節而起，光相超異，出水便靡，但見綠甲，入水毛起，歷然上竦。具以奏聞。由是騰實楚都，知名帝闕。大業五年，又應詔旨，令住禪定，靜緣攝想，無替暄寒。九年二月四日卒于寺房，春秋七十有五。遺屬施身，門徒遵旨，乃送終南山，鳩集餘骸，緘於塔內，外施銘文，于今傳尚矣。

隋終南山至相道場釋　　淵傳七

釋　　淵，姓趙氏，京兆武功人也。家世榮茂，冠蓋相承，厭此浮假，希聞貞素。十三出家，道務宏舉，定慧攸遠，屬周武陵法，而戒足無毀。慨佛日潛淪，擬決目餘烈，乃剜眼奉養，用表慧燈之光華也。然幽情感通，遂果心願，暨隋文重開正法，即預緇衣。而慧業遐舉，聞持莫類，自《華嚴》、《地持》、《涅盤》、《十地》，皆一聞無墜，歷耳便講，既釋眾疑，時皆歎伏。行必直視，動靜咸安；住則安禪，緣諸止觀。一盌之與百納，始習至終；常坐之與山居，報傾便止。譏疑有涉，斂足不行，尼寺市鄽，由來不往。斯誠節動後昆，厲清末法。兼以是非長短，罕附胸懷，供給僧儔，身先軌物。

承靈裕法師擅步東夏，乃從而問焉。居履法堂，亟經晦朔，身服麁素，摧景末筵，目不尋文，口無談義。門人以為蒙類也，初未齒之。裕居座數觀，異其器宇，而未悉其慧解，乃召入私室，與論名理。而神氣霆擊，思緒鋒遊，對答如影響，身心如鐵石。裕因大嗟賞，以為吾之徒也，遂不許住堂，同居宴寢，論道說義，終日竟夜，兩情相得，頓寫幽深。淵謂：「理出不期，更流神府，博觀盛集，全無可師。」還返裕所，具陳性欲。

後整操關壤，屏迹終南，置寺結徒，分時程業，三輔令達，歸者充焉，今之至相寺是也。裕後勅召入朝，纔有間隙，徑投淵寺，欣暢意得，傾陰屢改。又以帝之信施，為移山路，本居迮隘，兼近川谷，將延法眾，未日經遠。裕卜西南坡阜，是稱福地，非唯山眾相續，亦使供擬無虧；淵即從焉，今之寺墟是也。自爾迄今，五十餘載，凶年或及，而寺供無絕，如裕所示，斯亦預見之明也。

因疾卒于至相之本房，春秋六十有八，即大業七年四月八日也。初，淵奉持瓦鉢，一受至終，行住隨身，未曾他洗。終前十日，破為五段，因執而歎曰：「鉢，吾命也，命緣已謝，五陰散矣。」因而遘疾。此則先現滅相，後遂符焉。及正捨壽之時，鍾聲無故□破，三年之後，更復如本。此皆德感幽顯，呈斯徵應，率如此類也。弟子法琳夙奉遺蹤，敬崇徽緒，於散骸之地為建佛舍利塔一所，用津靈德，立銘表志云。

唐京師勝光寺釋道宗傳八

釋道宗，俗姓孫氏，萊州即墨人。少從青州道藏寺道奘法師學通經論，奘明達識慧，標舉河海，名播南北，立四種梨耶、聞熏、解性、佛果等義，廣如別傳。宗受業《智論》、《十地》、《地持》、《成實》、《毗曇》，大小該博。晚住州中遊德寺，寺即宗之所造，房堂園圃，悉是經綸，聲名雄遠，玄素攸仰。及講《大論》，天雨眾花，旋遶講堂，飛流户內，既不委地，久之還去。合眾驚嗟希有瑞也。宗雖目對，初不怪之，行講如初，後不重述，時共伏其遠度。晚住慧日，英彥同聚，該富是推，常講《成實》，弘匠後學。偽鄭欽敬，禮問優繁。上清東夏，又欽德素，召入西京，住勝光寺。復延入弘義宮，通霄法集，群后百辟咸從伏聽，披闡新異，振發時心。自爾周輪，隨講無替，雖無成濟，而學者推焉。以武德六年卒于所住，春秋六十一。秦府下教，贈物二百段，收葬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南巖。

唐京師慈門寺釋普曠傳九

釋普曠，俗姓樊氏，扶風郿人也。七歲出家，依止圓禪師而為沙彌，居山餌柏一十五載，誦讀經教，日夕相諠。及進大戒，便行頭陀，乞食人間，栖投林塚，二十餘載。剛梗嚴毅，卓犖不群，言議酬捷，孤然天挺。後遊聚落，採拾遺文，因過講席，聽其餘論，素未開解，聞即憲章，便搆心曲，陳論高座，發言新奇，卒難解釋。皆歎其俊銳，莫肯前驅。每與周武對揚三寶，析理開神，有聲朝典。佛法正隆，未勞聽解，遂往樊川，頭陀自靜。夜宿寒林，人有索其首者，曠引刀將刎，乞者止之，又從索耳，便刖而惠之。

建德之年，將壞二教，關中五眾，騷擾不安。曠聞之，躬往帝庭，廣陳至理，不納其言，退而私業。于斯時也，寺塔湮廢，投命莫從，遠造則力竭難通，近從則心輕易徙，遂因其俗位，消息其中。武帝雖滅二教，意存李術，便更置通道觀學士三百人，並選佛、道兩宗奇才俊邁者充之。曠理義精通，時共僉舉，任居學正，剖斷時秀，為諸生先。不久廢觀，聽士隨才賦任。曠力怯躬耕，糇粒無委，寄祿登庸，復任岐山從事。奉遵舊約，不黷情染衣，故氈裝倨傲，臨官剃髮留鬚，頭戴紗帽，纓其咽頷，用為常軌。有事判約，

筆斷如流，務涉繁擁者，便云：「我本道人，不閑俗網。」周國上下，咸委其儀度也，顧曠通博，任其處世。

隋氏將興，菩薩僧立，相如朝服，不同剃翦，員置百二十人，並括前法牙角不涅塵俗者。曠識悟聞達，當其一焉。尋復廢之，大法昌顯，並預出家，同居興善，果敢雄敏，眾所先之。隋文以通道觀鍾賜玄都觀，黃巾一族同共移來，將達前所，曠率其法屬徑往爭之，立理既平，便又刖耳。道士望風，索然自散。乃懸于國寺，聲震百里。隋高晏駕，禪定鬱興，乃召居之。大業末年，又登綱任。大唐啓運，別奉詔書，曩積芳猷，日別相見。武德三年三月卒於慈門寺，春秋七十三。遺告捨身山路，不須塋壟。弟子捃萃餘骨，起塔於終南龍池之峰，樹銘旌德，於今存焉。

唐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傳十

釋保恭，姓崔，青州人也。晉永嘉南遷，止于建業。父超道，本州刺史。十一投炅法師。將欲試其神彩，乃以〈觀音〉誦之，初夜一時，須臾便度，自謂聞之如經月頃，即度出家。會炅亡歿，夢見兩虵從師腳出，入恭腳中，忽爾驚覺，自覺心志弘雅，身相安怡。便往開善徹法師所聽採《成論》，義疏極細，狀如蠅頭，一領八紙，不遺一字。眾齊五百，莫不推先。受具已後，隨慧曉禪師綜習定業，深明觀行，頻蒙印可。又聽《成實》，謂有餘悟，反求所明，翻成疑阻，即以問諸講匠，皆無通者。逢高昌嵩公開揚《地持》，《十地》，因從受學，不逾年稔，大義皆明，於前疑中又削其半。乃行依《地持》．偏講《法華》，控引宗歸，得其奧旨。

陳至德初，攝山慧布北鄴初還，欲開禪府，苦相邀請建立清徒。恭揖布慧聲，便之此任，樹立綱位，引接禪宗，故得栖霞一寺道風不墜，至今稱之，詠歌不絕。恭又從布聽採三論，善會玄言，於前諸疑，都並消釋，及布之亡，委以徒眾，既承付屬，率誘如初。而德素尊嚴，見者皆憚，整理僧務，功在護持。

仁壽末年，獻后崩背，帝造佛寺，綜御須人，僉委聲實，以狀聞奏。下勅徵入，為禪定道場主，綱正僧網，清肅有聞，迄于隋代，常蒞斯任。隋齊王暕奉其道德，禮以為師，既受戒已，施衣五百領，一無所受，乃從餘散。

唐運初興，歸心泉石，遂避官於藍田悟真寺，栖息林岫，將事終焉。而御眾攝持，聲光帝里，武德二年下勅召還，依舊檢校，仍改禪定為大莊嚴。及舉十德統攝僧尼，京輦諸僧懾憚威嚴，遂不登及。高祖聞之，曰：「恭禪師志行清澄，可為綱紀，朕獨舉之。」既位斯任，諸無與對，遂居大德之右，專當剖斷，平恕衷詣，眾無怨焉。

以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于大莊嚴寺，春秋八十。初，恭弱年入道，志力兼常，不以利傾，不以威動，敦肅嚴毅，深有大猷。曾經山行，虎伏前道，從邊直過，情無顧

及。大業中年，梟感起逆，僧有競者，言與同謀。于時正在堂中登座竪義，兵衛奄至，圍遶階庭，合眾驚惶，將散其席。恭曰：「自省無事，待論議訖，當自辯之。」從容談敘，都無異色。斯例甚眾，略陳一二。由茲風聞陳、隋、唐代，三國天子之所隆焉。葬于京郊之西南，其碑唐祕書監蕭德言製文。

唐京師大興善寺釋法侃傳十一〈(道撫)〉

釋法侃，姓鄭氏，滎陽人也。弱年從道，志力堅明，體理方廣，常流心府。聞泰山靈巖行徒清肅，瑞迹屢陳，遠揚滎澤，年未登冠，遂往從焉，會彼眾心，自欣嘉運。及進具後，勵節弘規，預在清訓，務機登踐。後周流講席，博覽群宗，隨聞戢戴，有倫前達。有淵法師道播當時，雄傑推指，妙通《十地》，尤明《地持》，侃又從焉。聽其開釋，皆周涉正理，遵修章彩。

屬齊曆不緒，周湮法教，南度江陰，栖遲建業，聽採新異，鑒飾心神，攝慮緣求，擬諸漆木。陳平之後，北止江都安樂寺。有曹毗者，清信士也，明解《攝論》，真諦親承。侃乃三業歸從，玄義請決，即開融勝相，覆敘所聞。毗自聽之，恐有遺逸，侃每於隱義發明鋪示，既允愜當，毗皆合掌稱善。隋煬晉蕃，昔鎮揚越，搜舉名器，入住日嚴。以侃道洽江澭，將欲英華京部，乃召而隆遣。既達本寺，厚供禮之，盛業弘被，栖心止觀。時復開道唯識，味德禮懺，匠益惰學，亟動物心。

仁壽二年，文帝感瑞，廣召名僧，用增像化，勅侃往宣州安置舍利。既奉勅往至，統敘國風，陶引道俗，革化歸法者數亦殷矣。初，孟春下詔之日，宣州城內官倉之地夜放光明，紅赤洞發，舉焰五丈，廣一丈許。官人軍防千有餘人，一時奔赴，謂是火起，及至倉所，乃是光相。古老傳云，此倉本是永安舊寺也。至于明日，永安今寺擬置塔處又放光明，如前無異。眾並不委其然也。季春三月，侃到宣州，權止公館，案行置所，通皆下濕。一州之上，不過永安，既預光待，因構塔焉。又令掘倉光之處，果得石函，恰同官樣，不須繕造。因藏舍利，又降甘露，凝於樹枝，香甘過世。又感紫芝一枚，生於舍利堂壁，九枚盤曲，光色殊異。遂令以表聞奏。又造塔黎州，還令侃往。初至館停，聞空中天樂，繁會聒耳，道俗慶之。又感異香，互來充鼻。掘地四尺，獲一古瓦，銘云「千秋萬歲樂未央」。侃奉福弘業，亟發徵祥，抑是冥通，豈唯人事？旋還京邑，講授相尋。

大唐受禪，情存護法，置十大德，用清朝寄。時大集僧眾，標名序位，侃儀止肅然，挺超莫擬，既德充僧望，遂之斯任，恂恂善誘，弘悟繁焉。晚移興善，講道無替。武德六年十一月卒於所住，春秋七十三矣，殯於東郊馬頭穴內。

侃學專《攝論》，躡足親依，披析幽旨，渙然標詣，解義釋名，見稱清澈，諸赴聽

者欣其指況。有道撫法師者，俊穎標首，京城所貴，本住揔持，宗師異解，用通《攝論》。及臨侃席，數扣重關，束心展禮，餐承音訓，遂捨其本習，從歸真諦。且侃形相英偉，庠序端隆，折旋俯仰，皆符古聖。所以隋朝盛德，行業乃殊，至於容服可觀，引命徵召，必以侃為言首。其威儀之選，為如此也。及其少服紫石，老遂苦之，醫診云：「須以豬肉用厭藥勢。」侃曰：「終須一謝，豈得噉他！」因縱疾取終。其翹誠重物，又若於此。〈(侃初立名，「立人」安「品」，後值內惠日道場沙門智騫，曰：『侃』之為字，『人口』為信，又從『川』者，言信的的也。」因從之。)〉

唐京師延興寺釋吉藏傳十二〈(慧遠)〉

釋吉藏，俗姓安，本安息人也。祖世避仇，移居南海，因遂家于交、廣之間，後遷金陵而生藏焉。年在孩童，父引之見於真諦，仍乞詺之。諦問其所懷，可為「吉藏」，因遂名也。歷世奉佛，門無兩事。父後出家，名為道諒，精勤自拔，苦節少倫，乞食聽法，以為常業。每日持鉢將還，跣足入塔，遍獻佛像，然後分施，方始進之。乃至涕唾便利，皆先以手承取，施應食眾生，然後遠棄。其篤謹之行，初無中失。諒恒將藏聽興皇寺道朗法師講，隨聞領解，悟若天真。年至七歲，投朗出家。採涉玄猷，日新幽致，凡所諮稟，妙達指歸，論難所標，獨高倫次，詞吐贍逸，弘裕多奇。至年十九，處眾覆述，精辯鋒遊，酬接時彥，綽有餘美，進譽揚邑，有光學眾。具戒之後，聲聞轉高。陳桂陽王欽其風采，吐納義旨，欽味奉之。隋定百越，遂東遊秦望，止泊嘉祥，如常敷引。禹穴成市，問道千餘，志存傳燈，法輪繼轉。

開皇末歲，煬帝晉蕃，置四道場，國司供給。釋、李兩部，各盡搜揚，以藏名解著功，召入慧日，禮事豐華，優賞倫異。王又於京師置日嚴寺，別教延藏往彼居之，欲使道振中原，行高帝壤。既初登京輦，道俗雲奔，觀其狀則傲岸出群，聽其言則鍾鼓雷動。藏乃遊諸名肆，薄示言蹤，皆掩口杜辭，勘能具對。然京師欣尚，妙重《法華》，乃因其利，即而開剖。時有曇猷禪師，福門鉦鼓，樹業光明，道俗陳迹。創首屈請，敷演會宗，七眾聞風，造者萬計，隘溢堂宇，外流四面，乃露縵廣筵，猶自繁擁。豪族、貴遊，皆傾其金貝；清信、道侶，俱慕其芳風。藏法化不窮，財施填積，隨散建諸福田，用既有餘，乃充十無盡藏，委付曇猷，資於悲敬。逮仁壽年中，曲池大像舉高百尺，繕修乃久，身猶未成，仍就而居之，誓當搆立。抽捨六物，并託四緣，旬日之間，施物連續，即用莊嚴，峙然高映。故藏之福力，能動物心，凡有所營，無非成就。

隋齊王暕夙奉音猷，一見欣至，而未知其神府也，乃屈臨第，并延論士，京輦英彥，相從前後，六十餘人，並已陷折前鋒，令名自著者，皆來揔集。藏為論主，命章陳曰：「以有怯之心，登無畏之座；用木訥之口，釋解頤之談。」如此數百句。王顧學士傅德

充曰：「曾未延鋒禦寇，止如向述，恐罕追斯蹤。」充曰：「動言成論，驗之今日。」王及僚友，同歎稱美。時沙門僧粲自號「三國論師」，雄辯河傾，吐言折角，最先徵問，往還四十餘番。藏對引飛激，注贍滔然，兼之間施體貌，詞彩鋪發，合席變情，□然而退。於是芳譽更舉，頓爽由來。王謂未得盡言，更延兩日，探取義科，重令竪對，皆莫之抗也。王稽首禮謝，永歸師傅，并嘲吉祥麈尾及諸衣物。晚以大業初歲寫二千部《法華》。隋曆告終，造二十五尊像，捨房安置，自處卑室，昏曉相仍，竭誠禮懺。又別置普賢菩薩像，帳設如前，躬對坐禪，觀實相理，鎮累年紀，不替於茲。

及大唐義舉，初屆京師，武皇親召釋宗，謁于虔化門下。眾以藏機悟有聞，乃推而敘對，曰：「惟四民塗炭，乘時拯溺，道俗慶賴，仰澤穹旻。」武皇欣然，勞問勤勤，不覺影移語久，別勅優矜，更殊恒禮。武德之初，僧過繁結，置十大德綱維法務，宛從物議，居其一焉。實際、定水，欽仰道宗，兩寺連請，延而住止，遂通受雙願，兩以居之。齊王元吉久揖風猷，親承師範，又屈住延興，異供交獻。藏任物而赴，不滯行藏，年氣漸衰，屢增疾苦；勅賜良藥，中使相尋。自揣勢極難瘳，懸露非久，乃遺表於帝曰：「藏年高病積，德薄人微，曲蒙神散，尋得除愈。但風氣暴增，命在旦夕，悲戀之至，遺表奉辭。伏願久住世間，緝寧家國，慈濟四生，興隆三寶。」儲后、諸王，並具遺啓，累以大法。至于清旦，索湯沐浴，著新淨衣，侍者燒香，令稱佛號。藏跏坐儼思，如有喜色，齋時將及，奄然而化，春秋七十有五，即武德六年五月也。遺命露骸，而色逾鮮白。有勅慰賻，令於南山覓石龕安置。東宮已下諸王公等，並致書慰問，并贈錢帛。今上初為秦王，偏所崇禮，乃通慰曰：「諸行無常。藏法師道濟三乘，名高十地，惟懷弘於般若，辯囿包於解脫。方當樹德淨土，闡教禪林，豈意湛露晞晨，業風飄世，長辭奈苑，遽掩松門！兼以情切緒言，見存遺旨，迹留人往，彌用悽傷！」乃送於南山至相寺。時屬炎熱，坐于繩床，屍不摧臭，跏趺不散。弟子慧遠，樹續風聲，收其餘骨，鑿石瘞于北巖，就而碑德。

初，藏年位息慈，英名馳譽，冠成之後，榮扇逾遠。貌象西梵，言寔東華。含嚼珠玉，變態天挺，剖斷飛流，殆非積學。對晤帝王，神理增其恒習；決滯疑議，聽眾忘其久疲。然而愛狎風流，不拘檢約，貞素之識，或所譏焉。加又縱達論宗，頗懷簡略，御眾之德，非其所長。在昔陳、隋廢興，江陰陵亂，道俗波迸，各棄城邑，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，但是文疏，並皆收聚，置于三間堂內。及平定後，方洮簡之，故目學之長，勿過於藏，注引宏廣，咸由此焉。講《三論》一百餘遍，《法華》三百餘遍，《大品》、《智論》、《華嚴》、《維摩》等各數十遍，並著玄疏，盛流於世。及將終日，製《死不怖論》，落筆而卒。詞云：「略舉十門，以為自慰。夫含齒戴髮，無不愛生而畏死者，不體之故也。夫死由生來，宜畏於生。吾若不生，何由有死？見其初生，即知終死。宜應泣生，不應怖死。」文多不載。

慧遠依承侍奉，俊悟當時，敷傳法化，光嗣餘景。末投迹于藍田之悟真寺，時講京邑，亟動眾心。人世即目，故不廣敘。

續高僧傳卷第十一